

中医教学

温病学派对小柴胡汤的认识及相关探讨

吴中平¹ 陈孝银² 柯雪帆¹

摘要 温病学派的主要医家对小柴胡治疗温病的认识大致有以下几点:(1)适当加减仍可应用;(2)可取小柴胡汤立方之法;(3)忌小柴胡汤,而这种认识与“柴胡劫肝阴”有关。小柴胡汤中柴胡剂量独大,从文献来看有一定的副作用,而温病学派用小柴胡汤治疗某些温热病是病重药轻或药不对证而导致变证丛生,这可能是形成“柴胡劫肝阴”认识的重要因素。

主题词 温病学派 小柴胡汤

李梴的《医学入门》称小柴胡汤“和其内热,解其外邪,伤寒方之王道也”^[1]。此言不虚,从《古今医案按》、《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等来看,小柴胡汤治疗伤寒的频数颇高。在温病学派形成之前,医家们对小柴胡汤的认识没有太多的异议。其后,尤其是张风逵提出“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汁”之论,叶天士引论之后^[2],人们对柴胡和小柴胡汤的认识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少医家秉承张氏之说,发挥“柴胡劫肝阴”之理论,形成了温病学派对小柴胡汤的独特认识。

1 适当加减仍可应用

虽有“柴胡劫肝阴”之说,但有些温病学家并不完全禁用小柴胡汤,而是适当加减,广泛运用于多种疾病。就连张风逵本人治疗温暑,脉虚身热,渴者用小柴胡汤加石膏、知母或者人参白虎汤^[3]。温病大师吴又可可用小柴胡汤变方治疗温疫下后,盗汗不止者^[4]。从以上可知,温病的治疗不是不可以用小柴胡汤,但必须适当加减。从记载温热病医案较多的《续名医类案》来看,小柴胡汤治疗温病一般都合白虎汤或者梔子豉汤等,如万密斋治疗胡龙嘉身壮热、自汗出、大渴、脉弦大而虚,用小柴胡汤合白虎汤等一剂而愈^[5],说明小柴胡汤可以灵活运用治疗温热病。

2 取小柴胡汤之法以疗温病

《伤寒论》中有小柴胡汤治疗伤寒劳复后,更发热者(第394条),而《温病条辨》亦有青蒿鳖甲汤治疗温病后期,阴液耗伤,邪伏阴分,夜热早凉,热退无汗症。寒温之异如此,而法则一。伤寒瘥后,要祛余邪,更要扶

正气。柴胡、黄芩祛邪,以人参、甘草、大枣益气,生姜、半夏开胃气。对伤寒瘥后,身体羸弱,余邪不去或易感外邪者,这种配伍比较合适。而温病热邪已除十之八九,尚留余邪,阴液不足,则以青蒿清热透络,引邪外出,更以鳖甲、知母、牡丹皮、生地黄养阴透热。这样的配伍,对温热病后期的患者来说,可以早日康复,并可减少后遗症的发生。因此,从伤寒和温病后期的治疗原则来看,两者是一致的。都要祛余邪,顾护正气,故吴鞠通“用小柴胡法而小变之,却不用小柴胡之药”,用青蒿代替柴胡是因为“青蒿领邪,青蒿较柴胡力软,且芳香逐秽开络之功,则较柴胡有独胜”^[6]。

3 畏忌小柴胡汤

小柴胡汤本是凉剂,以疗热邪。但有些温病学家却畏之如虎,关键在“柴胡劫肝阴”之弊。柳宝诒《温热逢源》认为九味羌活汤、小柴胡汤等方“燥烈劫阴,于温病尤非所宜”^[7]。《临证指南医案》中叶天士治疗伤寒无一剂小柴胡汤,柴胡亦不用。叶天士认为,“柴胡劫肝阴”,并反讥为“大凡目不识丁之医,只有小柴胡一味”,主张用青蒿,“青蒿减柴胡一等,亦是少阳本药”^[8]。另一位温热大师王孟英认为,“温热暑湿诸症,邪从口鼻而受,肺胃之气,先以窒滞,……但执小柴胡汤奉为圣法,则以参、甘、姜、枣温补助邪,骤则液涸、神昏,缓则邪留结痞,且有耗伤阴血……”^[8]。以上医家如此畏忌小柴胡汤治疗温病,小柴胡汤又有如此重的副作用,可能与这些医家的临证经验有关,但也不排除“以讹传讹”的可能。

4 “柴胡劫肝阴”认识初探

“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汁”,张风逵的《伤暑全书》无此语,据说出自于张风逵的《治暑全书》^[9],但我们多方找寻,在国内尚未发现此书。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的确有此原话,而叶天士也未明说其引之于何处^[2]。从《临证指南医案》通篇来看,叶天士慎用柴胡,尤其是退热方面,但在疏肝、升气方面倒还是用的。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此语一出,无论是外感热病还是内伤杂病,对柴胡的使用都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左右了临床医师对该药的使用。柴胡果真能劫肝阴吗?到底是在哪些疾病中使用了柴胡而导致劫肝阴呢?

¹ 上海中医药大学伤寒论教研室,上海市蔡伦路1200号(201203)

² 暨南大学医学院

收稿日期:2005-01-20;修回日期:2005-06-13

首先,江南名医徐灵胎对于“柴胡劫肝阴”的认识不屑一顾,可以用“杜撰”二字来概括徐灵胎对叶天士之柴胡副作用认识的看法,徐灵胎评说:“余向闻此老治症禁用柴胡,耳食之人相传,以为秘法,相戒不用。余以为此乃妄人传说,此老决不至此。今阅此案,无一方用柴胡,乃知此语信然。则此老之离经叛道,真出人意表者矣”。徐灵胎针对叶天士引用“柴胡劫肝阴”时说:“此说何来,此老终身与柴胡为仇何也?”^[2]。

那么,从文献来看,小柴胡汤的确是有些副作用,这可能与小柴胡汤中柴胡剂量独大而与其发散之力甚强有关。临证资料表明,此类病情多发于素偏有气虚或阳虚之人。从这一点看,也就不难理解《伤寒论》中要设少阳微结与少阴纯阴结的比较,少阴纯阴结为阳气衰竭,绝对不可服用小柴胡汤^[10]。

由温病学派提出“柴胡劫肝阴”,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在使用含柴胡的方剂治疗温热病过程中出现的“劫肝阴”的具体症状应该是动风抽筋、神昏等急症^[8],而不是肝阳上亢或肝阴、肝血亏虚等慢性病症。

小柴胡汤的主要功效是退热,《伤寒论》、《金匱要略》中许多相关条文都与发热有关。不典型的太阳病、阳明病发热,包括一般的外感或内伤发热,我们都可以根据《伤寒论》第101条“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而采用小柴胡汤治疗。但对温病而言,由于邪气性质极其特殊,表现以“毒”为主,易传变、病证重,故温病的治疗在早期就强调清热解毒或急下祛毒等为主。而小柴胡汤方中除黄芩有较强的清热解毒功效外,整方并不能充分体现清热解毒或急下祛毒的温病治疗原则。因此,就温病毒邪而言,单纯用小柴胡汤治疗恐有“病重药轻”之嫌。随着毒邪的传变深入,邪热越来越重则可能热极动风或热闭心包等。这可能是“柴胡劫肝阴”认识形成的重要原因。这也很好解释了为什么温病学派有些医家对小柴胡汤适当加减治疗温病的现象(加清热、解毒药物)。

“柴胡劫肝阴”这种说法,从其出处来看,原意可能与暑热等温病有关,但其后用柴胡治疗疟证,则加深了人们对“柴胡劫肝阴”的印象。

疟证表现为往来寒热,但它不完全等同于疟疾病。从古代文献来看,这两种概念的界限是相当不明晰的,就连徐灵胎都分不清楚,他说:“何以名为疟?乍寒乍热是也。何以治寒热?柴胡是也”^[2]。再如柯韵伯认为小柴胡汤“为脾家虚热、四时疟疾之圣药”^[11],而张景岳云:“小柴胡汤加常山二钱,截疟如神”^[12]。前者可能不一定是疟疾病,而后者因常山有截疟特效,故截疟如神。在古代医家当中,有人已经认识到这种问题。如张

畹香《张氏温暑医旨》中治疟“误服小柴胡汤愈治愈重”^[13]。汪谢城曰:“疟妄用柴胡,必提成长热不退或两耳大痛,甚至神昏,更或引动肝风,痉厥立至”^[8]。温病大师叶天士、吴塘则明确了疟疾病的寒热与一般外感病证寒热症状的差别。叶天士提出了风寒正疟与暑温时疟迥别,风寒正疟相当于少阳病的往来寒热,小柴胡汤乃正治之方,而暑湿时疟虽亦有往来寒热,但有明显的季节性,且与暑湿有关,故“不得用柴胡升发,以劫真阴”^[2]。尤为可贵的是,叶天士治疟不用柴胡而改为青蒿、常山、草果等。吴塘也指出“伏暑湿温,……或竟寒热如疟状,不可误认柴胡证”^[14]。韩善徵肯定了叶天士对疟疾病的认识,指出“叶氏(指叶天士)禁用柴胡,是指时疟而言,……,徐氏(指徐灵胎)但见一斑,未窥全豹,乃攻击若此。然其谓疟病总在少阳,必以小柴胡汤为主剂,胶柱鼓瑟,贻误后人,罪实难逭,实由不知时疟与正疟相隔霄壤也”^[8]。

总之,从临床实际情况来看,疟疾出现往来寒热,重用柴胡,根本不起截疟作用;从药效来看,小柴胡汤方中除黄芩有明确的清热解毒作用外,对于外感之邪,尤其是温病之邪(毒),则可能是病重药轻、势单力薄,不能阻止病情的发展、恶化,最后“痉厥立至”。这些都可能都是“柴胡劫肝阴”认识的重要形成因素,但那并不是柴胡或小柴胡汤本身的“罪过”。

参考文献

- 李梴.医学入门.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686.
-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344,458~159,740.
- 张风逵.中国医学大成(三)·增订叶评伤寒全书.长沙:岳麓书社,1990:420.
- 吴又可.中国医学大成(三)·温疫论.长沙:岳麓书社,1990:833.
- 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99.
- 吴塘.中国医学大成(三)·增补评注温病条辨.长沙:岳麓书社,1990:570.
- 柳宝诒.中国医学大成(三)·温热逢源.长沙:岳麓书社,1990:732~733.
- 韩善徵.中国医学大成(三)·疟疾论.长沙:岳麓书社,1990:812~813.
- 陈道权.柴胡劫肝阴葛根芩连汁之我见.江苏中医,1961,(3):32.
- 吴中平,柯雪帆.小柴胡汤毒副作用探讨.中医杂志,1997,38(7):442.
- 柯韵伯.伤寒来苏集·伤寒附翼卷下.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6:18.
- 张景岳.景岳全书(上).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8:243~244.
- 张畹香.中国医学大成(三)·张氏温暑医旨.长沙:岳麓书社,1990:757.
- 吴塘.温病条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139.